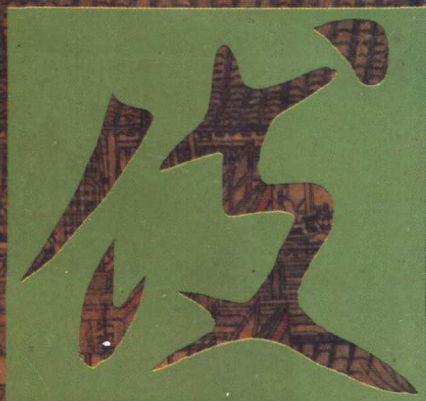


〔英〕苏立群
著



妓行

〔一卷〕

MAKEUP FOR
TEENAGERS

中国文联出版社

〔英〕苏立群
著

色

妓行

二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MAKEUP FOR
2
ERS

责任编辑 谭湘
封面设计 赵小贤
版面设计 李烁

ISBN 7-5059-1154-6



9 787505 911543 >

ISBN 7 5059 1154 6/1 · 838
定价: 23.00 元(一卷、二卷)

(本书只限大陆地区发行)



〔英〕苏立群 著

伎妓行

【一卷】



0455903





0455902

〔英〕苏立群 著

伎行

二卷



(京)新登字 172 号

本著作世界性出版发行权由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拥有,授权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在大陆出版发行

伎·妓行(一、二卷)

[英]苏立群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875印张 4插页 554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5年3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册

*

ISBN 7-5059-1154-06 定价:23.00元

1·838

(本书只限大陆地区发行)

跋

想写过去老一辈京剧圈子的生活已然是久存的愿望了，一九八八年又在英国的一所叫 ROSE BRUFORD COLLEGE OF SPEECH AND DRAMA 的戏剧学院开了“中国传统戏剧”的课；为了教好这门课，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阅读西人对我国戏剧特别是京剧的论著。谁知这一开头就再也收不住了，连我儿提时代怕羞，常躲在我舅妈的五斗柜后给客人扯着嗓子唱《钓金龟》的事都想起来了。

因为我本人是学戏剧出身的，全家人除了小妹妹以外，都是干戏剧这行的（我们一家人凑在一起真可以拉起一个戏班子来），所以京剧界的事对我来讲并不陌生，就是百年前的有些事也多有耳闻；再加上我姥姥是个大戏迷，从“同光十三杰”的程长庚、梅巧玲到后来的戏剧老生泰斗谭鑫培、一代青旦宗师王瑶卿、大武生杨小楼等，姥姥是无所不知；对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她老人家竟然熟得如数家珍。因而，我讲课的材料是达到了信手拈来、张口有物的程度。以后不讲课了，但是搜集这方面资料的瘾头却越来越大，以至几年下来，手头竟有了近千万字的“宝藏”！

一九九二年的冬月正值我本命年即将开始，在我经过半年的思考后，这“鸡年”就以那句“艺海无边苦作舟”起航了。心里想着“闭门造车总能息灾宁祸了吧！”，果然，我不出“闺门”和乖顺本命得益匪浅：六十多万字的稿子如鬼划符一般五个月就完成了，而且基本是一稿定乾坤的。

按我个人以往的写作习惯，我常常是在一本小说接近尾声时才考虑选择适当的名字，可是这本不同，我从最初就为她起好了一个书名——《伎·妓行》。“伎”，旧时艺演之人的总称也；“妓”，以色相待人之女子也；“行”，即这两种人们的生活或者道路！这个名字虽说听上去有点儿怪，可为着贴切也就执怪不怪了。

本书参照书目繁多，除了故事自身和人物姓氏外，大多数情节取材于史料文献，杜撰甚少。不过小说毕竟是小说，如有食油揣鲸者，那就是自寻烦恼了。

另外在小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以前，我曾请我的好友马小曼女士执鞭缰轡，她是须生泰斗马连良的女公子，又是大日当空的青旦好角儿，使此书得惠不浅；再要谢的是谭湘女士，她的认忍及仁韧精神都使我甚为感动，书的出版没有她的努力是不可能的。

此书权做一份礼物献给爱我的亲朋！

苏立群

九四年夏于伦敦

目 录

第 一 回	待破瓜红鲜娇落尘 得赏识西洋女起界	1
第 二 回	石破天惊玉堂亮相 骤车戏时小宝梦圆	19
第 三 回	大泼墨还俗僧书永 学艺难尚和春发怨	39
第 四 回	杨小天暗组皮黄班 那拉氏怒斥康有为	57
第 五 回	囚醉伶西太后懿旨 收女徒方玉堂存私	78
第 六 回	随梦游尚和春偷艺 骂帝后宇宙锋生祸	102
第 七 回	拜艺爷时小宝习艺 着微服光绪帝游春	129
第 八 回	菊花舍洋大人怜娇 义演会陆酒仙寻衅	149
第 九 回	水晶物风尘女动情 同根生三潭月施谋	167
第 十 回	菜市口众英烈遭斩 关帝庙陆雨霖登仙	184
第十一回	顾凤岚奉命月下佬 黄婉华拟筹坤伶班	204
第十二回	骁扬班肥城生死变 方玉堂含泪骑竹马	225

第十三回	打龙袍德宗皇遭笞 获招安义和团进京	246
第十四回	交民巷谈拳匪色变 烧洋货繁华市火焚	267
第十五回	黄二德捉奸遭自报 红鲜娇命转逢载源	287
第十六回	卢纪亭换帖义拜把 三先班得聘赴江南	307
第十七回	美珍妃枉死枯水井 黄二德再闯留春院	324
第十八回	顾凤岚捧心尚和春 郝相思点化洋痴汉	346
第十九回	两洋行夺标战上海 冯嘉禾斗法杜月天	368
第二十回	郭兴怀粉墨欲登场 三潭月屈尊白蛇传	388
第二十一回	小玉莲得惠玉亭坊 杜月天毒招陷义演	406
第二十二回	三潭月失音不失义 荣业行败北逐戏班	428
第二十三回	简金英巴黎遇知音 尚和春返京盟坤伶	447
第二十四回	时小宝决心下艺海 郝相思情赐卢纪亭	472
第二十五回	艳华班欲开妇女台 史蒂文再堕情雨梦	493
第二十六回	简金英辞亲归华夏 杨小天佯装遵父命	512
第二十七回	杜总裁愧视赤裸妻 众仙妹傲登氍毹台	535

第二十八回	段统制沉迷扇子生 尚和春始知玉女心	557
第二十九回	跳龙门双旦争供奉 唱堂会金英历惊风	575
第三十回	移小报洋女尽受辱 鸿门宴统别怪诞情	595
第三十一回	国粹父大骇洋媳妇 顾凤岚伤叹负情人	615
第三十二回	方玉堂得子失皇恩 郝相思掘砖见地洞	633
第三十三回	西太后颐和宴洋宾 杜月天教化未萌女	654
第三十四回	顾凤岚苦吟葬花诗 史蒂文拒做票情人	675
第三十五回	尚和春祸起同性恋 豪侠女婚嫁杜流言	695
第三十六回	甘为尘魂断窑台水 碎妆镜顿悟苦人生	714
第三十七回	耶酥会心灵受洗礼 南海子小宝观猎行	733
第三十八回	新春节玉莲病沉痾 裴兴奴玉堂悲愤歌	755
第三十九回	备婚仪杨家喜且愁 死离别方家痛丧亲	776
第四十回	花烛夜血迹表清纯 痴情梦到头一场空	791

第一回 待破瓜红鲜娇落尘 得赏识西洋女起界

光绪二十二年。秋。

红鲜娇斜坐在羊口袋胡同留春院歌伎小班东房顶南角的屋子里。里面黑洞洞的，也不点上灯，一张假红木的八仙桌子上稀稀拉拉地散着瓜子和花生还有两盅凉了的剩茶。

红鲜娇半个屁股坐着，眼睛乜着那刚喝空的酒杯，心里觉得一闪一闪的。今儿晚是黄婉华——她的老板让她头一回接客的日子。姐妹们才散去，她们来无非到她这儿说几句宽心话，最叫她听着恶心的就是那句“船到桥头自然直”。其实姐妹中除了比她小半岁的小茉莉，谁还不知道羊口袋胡同的规矩？破瓜的价钱是说给那些头次逛歌伎小班的人的。姐妹们的瓜早就破了，凡是进院的，黄婉华一眼就瞧得出哪个是破了的。对那些未足岁的，黄婉华自当鲜货，标一价。就是出了嫁后再进院子的，她也能挑出几个瞒天过海，醉着嫖客让他们以为是尝着个鲜。

今晚来破红鲜娇的不是旁人，却是她的远房叔叔黄二

德子。红鲜娇自打被她叔叔卖进留春院，就想设法不去想往事。她的小名原来叫红娇，父亲姓郝，在北京王府衙门当一名书记小官。一年前，也是这傍晚的时候，她父亲慌慌张张地跑回家，进家门劈面一句话是：“红娇她娘，咱们大祸临头了。”接着就闷坐了大半天，只喝酒一声也不吭。红娇的母亲急得眼泪小喷泉般往上涌，问出去的话就像是顶在糯米墙上听不到声。直到半夜，红娇装着入了睡，才从父亲嘴歪歪斜斜地听出几个字来，道：“送朝礼时弄错了规矩。”她母亲追问道：“那就不能想法子截住，弄对了再送上去？”她父亲道：“已经送去了。今天或明儿就会问下罪来。”红娇还听父亲说，只有明儿一早跪在宫门口等着皇上赐罪一条路，轻则贬官发落边陲，重则斩首。以后两天，红娇记不大清了。父亲第二天一早就跪到了宫门口，母亲不敢跟着去，便使了钱让人听着宫里的信儿。不到吃午饭的功夫，她就上了吊，身上留着一条白布，上面写着先行一步，到那边去等着父亲。红娇请由远房叔叔黄二德子代养。直到被叔叔卖进了留春院，红娇才知道父亲那天跪等下来的不是一个“斩”，而是“贬放”。信传误了，她母亲是白送了一条命。红鲜娇是在被她叔叔破瓜的那天晚上才知道。父亲死在了发配的路上，不过这总算了了母亲的心愿。她没白等他。红鲜娇到留春院的头两个月，黄婉华先是养着她，只让她给狎客们端茶倒水，和给姐妹们送琴递板，当个院里的丫头使唤。红娇的小名还留着。花名也有了，在红和娇的中间加上个“鲜”字，叫红鲜娇。黄婉华有的是风月场上经验，她当初收红娇的时候，只一眼就断定这孩子准能出落，所以没二话就答应下来。当时只问了红娇两句话，第一句是“会唱什么？”第二句是“月经来过了没有？”红娇听母亲说过这事，心里一直怕

着，经黄婉华这么一问，臊得原来就粉扑扑的脸全赤红了。她叔叔在旁插了一句道：“怕她还不知道呢。”“没你插嘴的份儿。行了，这孩子我收下。”红娇后来听姐妹们说，她叔叔当晚就执着要破她，黄婉华没答应。

姐妹们说这不是黄婉华仁慈，她是怕月经没来，破瓜风险着破财，所以留住了红娇。直到上个星期六晚上，红娇伺候完茶水，正走过后院的影背。忽觉着裤脚管儿湿了，她以为是茶壶没端稳，低头一看竟血红的一片！乍瞧还不能悟着是怎么一回事，只想着哪儿来的血，站着发愣。是黄婉华一把扯着她进了西厢房，从黄婉华又是开心又是惊喜的眼睛里，小红娇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的心怦怦发颤起来，脚跟也发起麻，顿时两条腿也觉出有热呼呼的东西往下淌。

黄婉华热心的替她换了内裤洗了下身，一边啧啧道：“你这孩子长了一身净皮净肉，我不把你当摇钱树，你也逃不出给人折寿造钱的命。”

昨天晚上，她叔叔又来了。据姐妹们说给她，她叔叔本以为是他送的货，又是亲戚，破瓜可以折个价儿，没想到黄婉华没鼻子没脸地骂了个他丈二檐，说他乱伦本应是天理不容，硬是卡着他脖子多收了二两银子。

红娇的父亲在郝家是老大，郝家一共有兄弟姐妹七个，可除了一长一幼，都命不济。她爷爷烧香念佛才保住了她爹和最小的叔叔。真是命不由人，在劫难逃，她的小叔叔娶媳妇不到一年，就得了肺病病死了。他媳妇守不住，第四年头上改了嫁，嫁给了一个跑南方做盐生意的小商人，也就是红娇的现在这个远房叔叔黄二德子。红娇是晚生，她父母盼了十年才养活出她这么个女儿来，当然把她噙于口中，抚于掌心，从小房生，并取了这么个名字。

只为着独挑一个，也就当个儿子养活，从五岁，她父亲就教她四书五经，或许是从父亲那儿又遗传了音乐的天赋，自小郝红娇就能辨声，父亲自拉自唱二黄西皮，她拾板捡眼的替父亲打着拍子。街坊邻居有会说吉利话的，道是：“郝家从嗣无荫，将来说不准这个红娇能光宗耀第呢。”

自打她的亲叔叔死后，郝红娇只在叔婶再嫁那天，随着父亲过去过一下。父亲因是掌门长兄，觉着幼弟虽亡，他媳妇仍属自家人。虽几番劝她守着，她却熬不住，只能由她去。迎娶之日，父亲羞着半边脸，也得撑大哥的架子。送了财礼不说，还得充当女方的正宗大亲。那天，红娇见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她虽小，不谙人世，可她听父亲跟母亲叨叨过，说是这门亲事拆去了他家的一大半的荫德：他几次找风水先生到祖先的坟上去看，都说西边有个大口子，任什么也挡不住，得等血光的庚子年，才能双阴为阳，化险为夷，转回正运。逢巧，叔婶正住在城西头，父亲嘴上不说，心里却介意得很。那吹吹打打的迎娶礼仗，按着风俗，是本该的，花费越大、使用越齐全越是给女方争门面。可这是自家的媳妇守不住再嫁，丢人现眼还得用大喇叭大花轿张扬出去！郝红娇的父亲心里当然像五味瓶倒翻了似的。

那天来的是两顶大轿，一红一绿，前边走着开道锣两个，后面跟着金灯六个，圆顶龙凤伞两个，飞龙、飞虎、飞凤。清道旗各两个人，加上金瓜。金斧和朝天灯各一个人。前边的红轿有金丝银线凤凰展翅的轿围，四块小玻璃各嵌在四边儿，为的是看热闹的人能从轿外看见新娘的红盖头。四个轿夫穿着镶红边儿的轿衣，边抬边扭着脚跟走，算是押着锣点，后边的绿轿是龙围，也是四个人抬着，这是给新郎或是娶亲太太坐的。

那天，先是红轿放在了门口等着叔婶上轿，绿轿就顺在门口右边。郝红娇看见从上边下来一位新郎，他个儿不过五尺，猴腮鼠目，郝红娇从心里就一百个腻烦，想着叔婶怎么这么命苦，可再一寻思，按父亲的说法，这也是她自找的，不嫁不也就没事了。不过，理儿虽那么讲，郝红娇的心里还是可怜自己的叔婶。后来这事果真应了那位风水先生的话：郝家的血光灾还没完。叔婶嫁过去没两年功夫，挨尽了打骂，这叔叔不但分文不给她花，就连饭也不让她吃饱。到了第三年春天，就得下个怪病卧床不起了。再熬也没过得了夏天，到了七月最热的那几天，叔婶命留黄泉。这是红娇父亲出事儿前一年的事。此后两家就没什么来往了，只知道这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叔叔常到羊口袋胡同一带歌伎小班鬼混。钱混没了，就跑一趟江南，回来就又花天酒地一阵。

天擦黑以前，红鲜娇本想求黄婉华，让她再长几年再受这一罪，可刚迈进西厢房的门槛，就被黄婉华一把把她拉到怀里，又是哄又是亲，黄婉华的两个乳房特别大，拢着她的小脸，她顿时觉得心里热腾腾的。红鲜娇经黄婉华这么一搂，她的眼泪就连珠似的落了下来。黄婉华当然瞧出了这孩子的心事，道：“孩子，不是我不疼你，这一院子的姑娘谁不是亲娘养的？咱们得有饭吃呀！你来了几个月了，大妈叫人动过你一手指头吗？孩子，做女人就是那么回事。我知道你讨厌你那不要脸的叔叔，可话不能光说一头儿，在听歌嫖妓的人里头，他还不算最下作的。我已经跟他说了，要是他折腾坏了你，我就到官府告他去，我知道他每次跑江南，都顶着半个红顶子，算是个半个官差呢！大清皇上有禁令，不准官吏狎妓。他要是坏了我的孩子，我叫他吃不了兜着走！”红鲜娇见黄婉华这么说，自知这一关是逃不掉的，就谢了她，

从西厢房退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她思前想后，只能自艾命苦，刚刚姐妹们都来过，七嘴八舌地替她解解烦。她遵照姐妹们告诉她的，用热水洗了洗身子，扑了一点儿粉，然后三两白干酒空着腹灌下去，痴痴地等着那叫花名的时辰。

从春和茶园散了戏出来，顾凤岚觉得好生痛快，今天他跟三潭月大轴唱的是《三堂会审》。要说嗓子今天是格外地开，苏宝忠的胡琴也托得滴水不漏。沿着春和茶园后边的小胡同，顾凤岚信步徜徉，他的嗓音似有余刃，他一路小声地哼着，全然不像个唱戏的，倒想是个戏迷，园子里听了尚不过瘾，一路回家自己嘴里带带着弦子。约摸走了十来分钟，他捉住了步子，讪然一笑，左手向上一喝合，轻轻托住从上旋着虎口下来的右拳，叫了一声板“啊呀！”同时右脚一跺足，自言道：“我何不那里走一遭！”又一个蹉步，双袖一抖，向羊口袋胡同拐过去了。

这一带顾凤岚很熟，他七兜八拐就来到了羊口袋胡同前街，先在一个小杂货店买了些棒棒糖，然后往羊口袋胡同里拐。羊口袋胡同的口儿很窄，将就能蹭过一辆骡车，里面倒很宽，堂很大，是个死胡同。胡同里十几家大院儿都是清一色的歌伎院，也叫歌伎小班。名曰歌伎，实为暗娼；有歌不假，凡入院的女子无一不会唱几口。而且为了挡官眼，各院也都教习腔、韵、琴、板。原先大清有明令，官吏不能宿娼，自爱新觉罗载恬继位以来倒有松动，但公开嫖妓仍是禁着的。顾凤岚和这十几家班院都有来往，他以教授皮黄为名，和这上上下下的莺莺燕燕都混的很熟。他每次来走里串外，没有遮拦，原由是班院有了他就有了一块说得出去的招牌；更别说他是个京城名角，官府都是知道的。